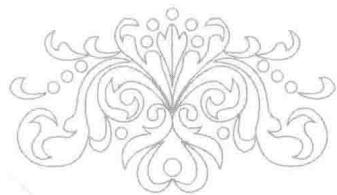


现代汉语语音变异的 社会语言学研究

马 楠 ◎著

A SOCIOLINGUISTIC STUDY OF
PHONETIC VARIATION IN MODERN CHINES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现代汉语语音变异的 社会语言学研究

马 楠 ◎ 著



A SOCIOLINGUISTIC STUDY OF
PHONETIC VARIATION IN MODERN CHINES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汉语语音变异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 马楠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3

ISBN 978 - 7 - 5203 - 0088 - 9

I . ①现… II . ①马… III . ①汉语 - 语音 - 社会语言学 -
研究 IV . ①H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56895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2.5
插 页 2
字 数 174 千字
定 价 5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得到郑州轻工业学院河南省高等学校教学团队大学
语文教学团队的支持

序

拉波夫的变异研究是对社会语言学的一个重大贡献。这种研究使我们对语言存在的形式和发展演进的方向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它不限于语言的社会学研究，更与语言的本体研究密切结合，在使社会语言学区别于普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等学科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变异研究虽然起始于历史研究，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深入和扩大，它已经既是语言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的接口，又是语言历史过程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参项，更是共时研究中系统建立和调整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变异研究对语言理论和本体研究冲击力之大，难以估量。无论结构语言学、描写语言学还是生成语言学，无不将语言视作一个静态的固定系统，或者说是一个统一的存在形式，而事实上语言具有多元属性，是一种多样性的实时形态，不仅有历时发展的方言和土语，也有共时并存的变异形式。如果从这一角度出发，语言描写的择性操作和语言能力的天然正确性认识，其局限性就非常明显了。这就为如何认识一种语言存在形式的本质属性和统一性认定出了一个难题，拉波夫试图以语言异质论来解释，混淆了本质和性质，违背了基本的认识论，不能合理和科学地解决这个难题。这说明过去的语言研究没有把语言的存在状态和语言现象真正与所有使用语言的人结合起来，与语言使用者的社会属性结合起来，只是进行择性或混沌式的研究。社会语言学的变异研究给我们展示了语言的一种新面貌，使我们科学认识语言有了一个新方向，也为我们构建科学的语言理论提出了一个新课题。

变异研究经历从历史研究到共时研究，从个案研究到局部研究，就是较少整体和综合性的研究。不同语言的变异情况不同，同一种语言的方言土语也不同，整体和综合性研究视野宽阔，资料丰富，研究的问题全面，不仅对解决具体语言有更大的作用，对变异理论的研究也是一种补充和促进。整合的资料越多，研究的问题越全面，对变异现象的认识越深刻，对更科学和全面构建变异理论就更有帮助。本书尽量收集汉语方言土语的语音变异现象，进行全面和综合的研究，对变异性质的确定，变异单位的分类都有新的见解，特别是研究变异的过程、提出变异过程的类型、研究变异的原因，都很有创造性，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无论对变异的描写和理性的认识都有新的进展。本书不仅对汉语语音变异研究，而且对汉语语音的历时和共时研究都有参考和借鉴的价值。

在作者读博期间我们有机会共同讨论和研究变异问题，一些共同认识大多反映在本书之中，这是值得欣慰的。我们的研究互相补充，像变异过程和原因的研究，对我就有不少启发。希望本书对社会语言学变异研究有兴趣的朋友能有所启发、有所参考，作者为变异研究所做出的这点贡献就达到目的了。

翟福生

2016年11月

目 录

第一章 语言变异研究的背景与思路	(1)
第一节 研究现状综述	(1)
一 国外变异研究综观	(2)
二 国内变异研究综观	(12)
第二节 研究思路	(21)
一 研究对象与范围	(21)
二 研究意义与创新	(22)
三 研究方法与材料来源	(23)
第二章 语言变异的理论和研究方法	(25)
第一节 语言变异的理论	(25)
一 语言变异的多重理解	(25)
二 语言变异的理论流派	(29)
三 小结	(38)
第二节 语言变异的界定	(39)
一 语言变异的内涵	(39)
二 语言变异的性质	(40)
三 语言变异的研究思路	(44)
第三章 语音变异的单位	(45)
第一节 语音变异的单位类型	(45)

一 音类变异	(46)
二 音节变异	(54)
第二节 语音变异单位的关系	(55)
一 音值变异	(55)
二 音位变异	(55)
 第四章 语音变异的过程	(63)
第一节 自然过程	(64)
一 自然过程的性质	(64)
二 自然过程的表现	(65)
第二节 非自然过程	(68)
一 非自然过程的性质	(68)
二 非自然过程的类型	(69)
 第五章 语音变异的动因	(78)
第一节 语音变异启动的基本原理	(78)
第二节 结构因素	(80)
一 结构因素的界定	(80)
二 微观结构因素作用	(81)
三 宏观结构因素作用	(84)
第三节 接触因素	(87)
一 接触因素的界定	(87)
二 接触语言的关系	(89)
三 接触性影响的层次	(96)
第四节 心理因素	(101)
一 心理因素的界定	(101)
二 语言态度	(102)
三 思维方式	(108)
第五节 社会因素	(113)

一 社会因素的界定	(113)
二 人口构成	(114)
三 社会地位	(119)
四 社会文化	(121)
五 公共机构支持	(128)
第六节 语音变异动因间的层级关系	(135)

第六章 语音变异研究个案

——焦作市区话古入声字声调变异	(139)
第一节 焦作地区的方言识别	(139)
一 调查缘起	(139)
二 焦作市区话的声韵调	(140)
三 市区口音和怀庆口音的比较	(142)
四 小结	(145)
第二节 焦作市区话古入声字声调变异	(146)
一 调查缘起	(146)
二 调查设计	(147)
三 调查结果	(149)
四 变异机制	(154)
结论	(160)
附录	(164)
参考文献	(166)
后记	(190)

第一章

语言变异研究的背景与思路

变异是社会语言学学科中备受关注的重要课题。变异研究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后来逐渐发展为社会语言学的一个学派，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引入我国，受到社会语言学界和语言学理论界的关注。本书以现代汉语为对象，多角度、多方位地对语音变异现象进行社会语言学的综合研究。

第一节 研究现状综述

语言像一切事物一样，要发生变化，变异是变化过程中质量互变的一种表现形式，是语言变化的一个重要属性。自文里奇、拉波夫、赫尔佐格（Weinreich, Labov, Herzog, 1968）《语言演变理论的经验基础》一文发表之后，许多学者致力于变异研究，从各个角度进行探索，取得了丰富多样的研究成果。

从变异研究的发展历程上来看，文里奇等（Weinreich et al., 1968）开创了变异理论，文里奇英年早逝，该理论由他的学生拉波夫继承，拉波夫围绕变异展开了一系列具体的研究，并在理论上有所推进。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以拉波夫、特鲁吉尔（Trudgill）、米尔罗伊夫妇（James & Lesly Milroy）等为代表，以宾州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蒙特利尔大学（University of Montreal）等高等学府为主要基地，形成了变异学派，变

异研究的角度和方向不断增加。从研究发展的范围来看，变异理论创建时以解释语言历史演变为最终目标（Weinreich et al. , 1968），后来社会语言学角度的变异研究数量逐渐增加，将语言的社会性探讨引向深入，变异逐渐成为社会语言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因此，现有的变异研究基本上是从历史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这两个角度开展的，表现出两类不同的侧重点，前者的研究重点在变异之“变”，后者的研究重点在变异之“异”。变异研究的这种特点是由变异的“接口”性质而决定的，变异“是语言系统中客观存在的一种状态，是一扇能观察语言变化原因的窗口，也是能把语言的共时和历时研究关联起来的接口”（劲松、瞿靄堂，2011）。在研究对象上，语音变异研究开始得最早，成果也最多，后来句法变异、话语变异也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在研究深度上，先从个案或局部的调查、描写开始，逐步提高到理论的探讨和拓展。在研究方法上，从语言学单学科研究发展到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各学科在方法上互补相辅，并发展出一套日趋完善的调查和统计方法，增强了研究的科学性。

一 国外变异研究综观

（一）变异理论的开创研究

变异概念始于文里奇等《语言演变理论的经验基础》（Weinreich et al. , 1968, 王洪君译, 1988），这篇文章对于变异和变化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基于语言演变的经验事实，该文提出共时语言系统中存在变异成分，语言研究“必须建造一个更好的、本身就含有演变倾向的语言模型”（Weinreich et al. , 1968, 王洪君译, 1989）。它提出“有序异质”的语言观，“有序”是指语言成分除了结构条件有规律可循外，和社会环境之间的联系也是有规律的；“异质”是指“语言是跨领域、跨系统的”（Weinreich et al. , 1968, 王洪君译, 1988）。该文提出语言演变理论应该涵盖五个问题，即限制（constraints）问题、过渡（transition）问题、包孕（embedding）问题、评价（evalua-

tion) 问题、起变 (actuation) 问题，并结合具体变异现象对每个问题分别做出原则性说明，还提出了语言变项和变项规则用来描写变异现象。文章最后提出了七项语言演变的一般性质，包括变异和语言演变的关系、变异的有序性、变异的扩散过程、语言演变的社会基础等内容，阐明了变异的基本原理。

拉波夫 (Labov, 1963) 马萨葡萄园岛前低元音/a/央化研究，调查的是一项进行中的变化，开创了显象时间研究，即同时观察不同年龄组的表现以了解现在的语言变化进程。他通过访谈、参与观察等多种方法，以地域、职业、民族、年龄为社会变项，调查了 69 名被试，发现了双元音/ay/和/aw/中前低元音/a/的央化变异具有有序的社会分布，强调发展当地文化的“马岛意识”是推动央化的强大动力。在该研究中，拉波夫首次引入显象时间的证据，将显象时间上的变式分布与 30 年前真实时间证据比较，证明前低元音的央化的确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变化。该变异能否最终完成取决于多种社会因素的合力，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在变异过程的研究上，拉波夫 (1994) 提出 S 形曲线模式，即初始的基本静态 (initial stasis) 阶段、中间的快速增加 (rapid increasing) 阶段、最后的平稳完成 (tailing - off) 阶段 (转引自徐大明 2006: 152)，他认为，“这样的变化曲线反映了语言使用者交流中新旧形式出现频率的变化和最终接受新形式的趋势” (转引自徐大明, 2006: 152)，钱伯斯等 (2002) 提出了一个变化与年龄相关的标准模型：“在最年长的一代人的话语中，出现少量的某一变式；在中间一代人的话语中，该变式的出现频率有所增加；在最年轻的一代人中，这一变式的出现频率最高。” (转引自徐大明, 2006: 150)

在变异动因的研究中，语言接触被认为是一个重要因素。从现有的研究来看，语言接触的宏观性研究比较多，例如语言接触的类型、结果等，它们常常被拿来作为变异研究的背景，结合具体变异现象的接触研究并不太多。总体上，关于语言接触对变异影响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角度。(1) 地理范畴在变异研究中的作用。拉波夫认为从

空间和社会不同角度研究变异是各自独立的学科，“空间中的差异性研究没有和单一社区中的研究以同样的速度进行”（Labov，1982：42，转引自徐大明，2006：245）。另外他又指出，“从城市外面看，城市始终是语言变化的发源地。而且变化在地域上的传播不是一条直线，相反的，而是以跳圈的方式从一个城市跳到另一个城市”（石子强，1988，转引自徐大明，2006：242）。丘克－艾维拉和贝利（Cukor-Avila & Bailey, 1996）研究了美国非裔英语城市与农村语言变项之间的差异，并通过对具体变项的历史研究，解释了城市中的变项如何扩散到农村。（2）柯因内化过程（koineization）中变异的研究。社会语言学家希格尔（Siegel）对柯因内语下的定义概括性和实用性较强，“柯因内语是一种稳定的交际变体，是一些较为相似、可互相通话的地区方言和社会方言之间混合和拉平的产物。这种现象发生的背景是这些变体的说话人之间越来越多的互动和融合”（转引自徐大明，2006：260）。产生柯因内语的过程就是柯因内化。特鲁吉尔（1986）通过调查在美国的英国人、在英国的美国人和在挪威的瑞典人的语音变化，发现可以使用言语适应进行解释，并列出了适应过程的顺序，即“自然的或者可预期的变化”、“清晰并成系统的音位替换”、“难以实现的复杂变化”（转引自徐大明，2005：266）。他还提出“突出性”用以解释不同语音变异现象发生的早晚。在变异和变化的进程上，他提出，总体上，成人移民话语中各变式的使用比例决定了第一代母语说话人言语中这些变式的比例（Trudgill et al., 2000）。克斯韦尔（Kerswill, 2002）研究了英国东南部移民城镇米尔顿凯恩斯柯因内化过程中的变异与变化，发现 [ɛu] 向 [au] 转变的过程中可能出现逆向和反复，而且变式具有很强的社会连续性。（3）语言接触在语言结构上的表现。音系方面，李（Lee, 2000）、麦克唐纳（McDonald, 1996）等的研究表明，二语习得中有母语的负迁移影响，这种影响在一两代人之后逐渐消失，特别是当移民后代成为单语人后。词汇方面，帕普拉克和米善（Poplack & Meechan, 1998）通过定量的方法区分出多词转换、可证实的借词、模糊的借贷项目。句法方面，博

卡马巴 (Bokamaba, 1993) 的研究证明，在多语接触的情况下，语言可能出现形态简化现象。散可夫 (Sankoff, 2002) 的研究显示，在接触引起的变化中，黏着语素借用所占比例最小，受到语言系统的阻力最大。海因和库特瓦 (Heine & Kuteva, 2005) 的研究认为，在语言接触背景下，语法结构借用等变异也是有规律的，受内外部因素制约。而勒费布尔 (Lefebvre, 1985)、普林斯 (Prince, 1988)、金 (King, 2000) 则不认同句法借用，他们认为这些语法变化是词汇或语用的影响，是由语言内部调整而出现的。

(二) 变异社会分布的研究

变异研究中数量最多、成果最丰富的是关于变异与社会因素联系的考察。下面分别介绍。

1. 变异与言语社区

在变异与言语社区之间联系的研究中，主要观点有两类，即一致模式和冲突模式。一致模式以拉波夫纽约 (-r) 变异研究 (1966) 为代表，“指一种社会结构，其内部的人对于同样一种语言现象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态度和评价”(徐大明, 2006: 411)；冲突模式以米尔罗伊夫妇贝尔法斯特 (th)、(ʌ) 变异研究 (Milroy & Milroy, 1998) 为代表，“指一种社会结构，其内部成员对于同样一种语言现象具有不同的态度和评价”(徐大明, 2006: 405)。

2. 变异与年龄

从研究对象上看，钱伯斯 (Chambers, 1992)、库尔马斯 (Coulmas, 2001) 研究儿童变异；钱伯斯 (Chambers, 1995)、库尔马斯 (Coulmas, 2001) 研究青少年变异，他们发现，青少年的变异频率常常和同龄人相同而不同于他们的父辈，“社会经济阶层因素的影响在这一阶段发生了中断”(Coulmas, 2001: 163, 转引自徐大明, 2006: 157)；拉波夫 (Labov, 1972) 研究老年人话语，发现“老年人比年轻人更进步，而不是预计的较为保守，这是由于对权势关系的关注逐渐消失使他们可以有比较轻松的语言表现”(转引自徐大明, 2006: 158)。另外，钱伯斯 (Chambers, 1995) 发现了加拿大安大略南部地

区的 Z 发音的年龄级差变异。

3. 变异与性别

在性别变异的研究中，主要有三种典型理论模型。（1）拉波夫的社会语言学的普遍性别模型，后来他进一步补充完善为两条原则：“①在自上而下的变化中，女性比男性更频繁地使用有威信形式；②在自下而上的变化中，女性比男性更频繁地使用革新形式”（徐大明，2006：161），同时，该原则并不排斥有些语言变化男性可能领先于女性，不过这类变化比较少见（Labov, 1963、1966、2001）。（2）特鲁吉尔的隐威信模型：“男性普遍表现出对非标准变式的偏爱，非标准变体具有隐威信，中层或上层工人阶级将其看作一种可取的群体标志，这就导致了非标准变式的扩散，从而引起语言变化。隐威信引起的是自下而上的变化”（Trudgill, 1974）。（3）米尔罗伊夫妇（James & Lesly Milroy, 1993）将社会网络的研究方法引入性别变异的研究中，得到了与拉波夫（Labov, 1963、1966、2001）一致的结果：“女性比男性更多地使用标准变式，而男性比女性更多地使用非标准变式”（转引自徐大明，2006：166）。他们从具体网络的特点出发进行一些解释，比如“男性和女性不同的语言态度以及他们之间不同的语言自由导致了语言行为上不同的发展方向”（转引自徐大明，2006：166）。

此外，埃克特和麦康吉尔－吉奈特（Eckert & McConnell - Ginet, 1998）将民族志学的研究方法引入性别变异的研究中，高野正治（Takano, 1998）将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引入性别变异的研究中。埃克特等（Eckert et al., 1998）得到与拉波夫（Labov, 1963、1966、2001）和特鲁吉尔（Trudgill, 1975）一致的结论。高野正治（Takano, 1998）发现“性别作为社会划分手段在相同性别对话中最有效，这时讲话人用来保持同性别群体内部的规范。异性之间交流时，讲话人的性别认同变得很弱，互相之间通过调节反映性别差异的语言使用频率来向对方的语言表现靠近”（转引自徐大明，2006：168）。

在性别差异的解释方面，上述学者基本都认为女性语言表达能力

较强，但社会权势力量不高，她们对语言这个象征性资本的依赖更强。

4. 变异和社会阶层

在变异与社会阶层的相关研究中，主要有合意模式和冲突模式两个角度。合意模式认为“不同语言表现的根本原因是讲话人来自不同的言语社区”（徐大明，2006：171），拉波夫的纽约市百货公司调查（Labov, 1966）、纽约市下东区调查（Labov, 1966）、特鲁吉尔的诺里奇市调查（Trudgill, 1974）、霍瓦斯的悉尼调查（Horvath, 1985）、霍尔利的开罗调查（Haeri, 1997）使用的都是合意模式。冲突模式“强调的是阶层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徐大明，2006：171），布迪厄等（Bourdieu & Boltanski, 1975）进一步提出语言市场的概念，散可夫和拉伯奇（Sankoff & Laberge, 1978）的蒙特利尔法语社区调查，埃克特（Eckert, 2000）的底特律调查，李克福特（Richford, 1986）的科恩沃调查使用的都是冲突模式。相对而言，冲突模式更适合用来解释小规模言语社区的变异，合意模式则更适合用在大规模的言语社区。

在阶层变异传播方向上，拉波夫提出“自下而上（change from below）”和“自上而下（change from above）”表示不同阶层压力带来的影响，“自上而下的变化由主导社会阶层引入，往往具有广泛的认知度；自下而上的变化有可能源自任何阶层”（Labov, 1994：178，转引自徐大明，2006：180）。

在阶层差异的社会意义方面，拉波夫提出语言不安全感的概念（Labov, 1972），用以解释社会攀升者由于对语言社会威信的高敏感性而产生的矫枉过正的现象，例如纽约（-r）调查中的超越模式（Labov, 1966）。钱伯斯提出语言声望概念，“显性声望通常和标准语相关，潜在声望可能和方言土语有关。人们在模仿自认为有声望的语言形式的同时调整自己使用的语言。社会阶层差异是语言形式在人群中扩散的推动力”（Chambers, 1995）。

5. 变异与语体

在变异与语体的研究中，主要有三种理论。（1）注意力语体理论，主要代表是拉波夫和特鲁吉尔。拉波夫认为不同的语体反映出说话人对话语关注程度的差异（Labov, 1963、1966）。他首先分出随意和正式两种语体，然后通过设定语境又划分出三类朗读语体，即读文章、读词表和读词对，形成一个注意力逐渐增强的语体连续体。他发现场合越正式，注意力越集中，有声望的形式出现的频率越高，他的研究目的是找到利用语言变项来测量语体转换的方法。特鲁吉尔借鉴了拉波夫的语体分类方法，研究了诺里奇英语中的变项（ng），发现语体的选择与社会阶层有关，主要表现为下中阶层在正式和最正式两种语体中表现出的超越模式（Trudgill, 1974）。（2）听众设计理论，理论基础来源于社会心理学中的言语适应理论，主要代表是贝尔（Bell）。他认为“不同的听众会影响说话人对发音、语法和词汇等方面的选择”（Bell, 1997）。吉尔斯（Giles）等持相似观点，“语体转换是说话人的身份认同行为，是一种策略，是说话人利用符号资源进行角色定位的过程”（Giles & Powesland, 1997, 转引自徐大明, 2006: 185）。（3）说话人设计理论，理论基础来源于社会结构主义学派，主要代表有坎贝尔（Campbell - Kibler）等。他们认为，语体变异是说话人的一种身份认同行为，是说话人利用语言符号进行角色定位的一种策略（Campbell - Kibler et al., 2000）。

6. 变异与民族

在民族影响变异的研究中，按照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研究关注民族身份和变异的关系，例如拉波夫（1972）、桑塔安娜（Santa Ana, 1991、1996）等调查了黑人英语中语音、词汇、语法等多个变项，并认为民族身份认同是变异产生的原因之一；第二类研究关注民族接触和变异的关系，例如拉波夫和哈里斯（Labov & Harris, 1986）调查了费城黑人和白人接触下的变异情况，而李克福特（Richford, 1985）研究的是偏远农村不同民族间的接触。此外，还有一类以民族内部变异为对象的研究，例如法佐尔德（Fasold, 1972）、